

語言學叢書

历史語言學中的比較方法

A. 梅耶 著

科學出版社

圖書分類

歷史語言學中的比較方法

人 學 學 刊

學 學 學 學 學

語言學叢書

历史語言學中的比較方法

A · 梅 耶 著
岑 麒 祥 譯
王 开 庭 校

科 学 出 版 社

1957年1月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法國語言學家梅耶的重要著作之一。全書共分十章：一、比較方法的定義；二、共同語；三、所用的證明；四、共同時期和有史時期之間的語言發展；五、方言；六、語言地理；七、混合語的概念；八、語言變化的一般公式；九、特殊的創新；十、新的精密的研究之必要性。書末附俄譯本序，以供參考。

历史語言学中的比較方法

La méthode comparative en
linguistique historique

Antoine meillet 著

岑 麒 祥 翻 譯

王 开 庭 校 訂

*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117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6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总經售

*

1957年1月第 一 版 書号：0655 印張：3 1/2

1957年1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京)0001-13,750 字数：70,000

定价：(7)0.40元

序

我得到宋墨費爾特 (Alf Sommerfelt) 先生的通知，說最近由斯當 (Fr. Stang) 教授發起，在克里斯底安尼亞 (Kristiania, 現名奧斯陸 Oslo) 創办的規模宏大的学术机关，比較文化研究所，要約我去參加開幕演講會，我很樂意的馬上就答應了。

這位寄給我這張請帖的青年學者，曾經在大战期間和法国的語言學家一道做過几年工作。他在我們这个小團體里成了大家的朋友。他的祖國的語言學的發展多賴他的力量。我很高興能够重新和他見面，並且在他的祖國和他一塊兒做短期的工作。

我能够參加这个对于人文科學的研究將有極大貢獻的新機構的開幕典禮，是很榮幸的。到現在為止，我們曾經就手頭所有的材料做過不少工作，但是這些材料都已經用完了。現在大規模的、有系統的調查的時候已經到了。要這樣，我們才能够得到一些新的材料，把那些現在為大家所承認的理論發揮光大起來。另一方面，使從事研究人類和人類文化的各个方面的學者得到一個接觸的機會，也是很重要的：不明白使用那種語言的民族的生活情況，就不能了解這種語言；不了解那些人的語言，也就不能真正明白他們的宗教和社会習慣。這個新成立的学术机关是包括各方面的整體，說明它所研究的對象（就是人類）也是包括各方面的整體。我們很希望別的地方也有同樣的組織，並且有充足的經費從事各種調

查。

我得到各位創辦人同意选定的这个講題，也就是我們現在所应当考虑的一个。三十年来，我們就 1875 年至 1880 年間所拟定的那些原則取得了我們所能期待的結論之后，历史語言学又重新回到醞釀的时期了。新进行的調查使我們得到一些意外的結果。以前从来沒有人这样努力过，要把語言的一切变化列为“規律”，甚至于“一般的規律”，从来沒有人企圖这样細密的鑽研那些最特殊的事实，并且深入地了解創造語言新現象的人类的心理。从那些最古的語言(它們的变化只表現出一些輪廓)以至各种現代語言(它們的事实具体而且特殊，細節掩盖住总的趨勢)，我們觀察到一些極不相同的事实。語言学已經和一切鄰近的学科發生接触，我們希望能够从这里找到一些解釋。——除了印欧系語言以外，其他各种語言的历史研究虽然进展得太慢，可是也有所进展；不过那些在印欧語領域里得到了成績的办法，并不是隨便在什么地方都一样可以应用的。我們必須詳細的考察我們所采用过的那些方法，看看它們是否合用，以及怎样才能夠扩大它們的用途，并且把它們加以改变，以求适合新領域研究的需要，而不至于降低它們的严密性。

近年来，許多語言学家曾經提出一些証明得極坏的假設，所以我們更加有把这些方法加以考察的必要。新的詞原研究作得很多，但是大多数連一点証明的迹象也看不出。目前大家对于保証詞原的比較作得正确的那些条件还没有有一致的意見，所以对這些詞原研究作詳細的批評是徒勞無功的。如果大家承認這本書里所陈述的那些原則有穩固的基础，那么，大部分近年来所提出的关于

古印欧語的复杂的假設和关于印欧語的詞原，就几乎用不着我們来考察了。这个講稿里虽然没有关于这一点的討論，但是对于許多不能滿足严格方法的要求的新作品，也有一些会意的批評。

我們不打算对这里所提出的問題發表什么新的意見，而只想把那些可以而且应当在历史語言学中采用比較方法的条件准确的决定下来。讀者如果能够正确地理解这种方法的价值和范围，我們就心滿意足了。

这里所發揮的意見是演講以后才写定的。写作时曾經得到各方面的批評，尤其是宋墨費尔特先生的批評，我謹在这里向他表示謝意。

我希望——不过希望也許是空的——这些講稿能够在广大讀者中得到寬容而善意的接受，像在克里斯底安尼亞一样。

克里斯底安尼亞，1924年9月，梅耶。

目 录

序.....	i
一 比較方法的定义.....	1
二 共同語.....	11
三 所用的証明.....	19
四 共同时期和有史时期之間的語言發展.....	36
五 方言.....	44
六 語言地理.....	50
七 混合語的概念.....	60
八 語言变化的一般公式.....	70
九 特殊的創新.....	80
十 新的精密的研究之必要性.....	87
附录 俄譯本序.....	99

一 比較方法的定义

进行比較工作有兩種不同的方式：一种是从比較中揭示普遍的規律，一种是从比較中找出历史的情况。這兩种类型的比較都是正当的，又是完全不同的。

世界上各处地方都有一些关于动物的故事：动物与人的相似之点是这样明显，所以把一些人类固有的行为加到动物身上，来表明一些不容易直接使人了解的事情，是很自然的。我們可以比較这些故事，确定它們的形式、性質和应用范围，从而建立一个关于动物的故事的一般理論。我們在其中所發現的相同之点，是由共同的人类心理所造成的；其中的不同之点，是由文明的类型和程度的差別所造成的。用这样的方法，我們可以知道人类的共同性質，但是一点也不能知道人类的历史。

假如我們和一位法国青年学者杜美西尔 (Dumézil) 先生一同去研究那些关于“長生水”的印度欧罗巴神話，所得的結果就完全不同了。这种以为有一种水可以使人長生的想法实在太自然了，所以不是什么民族的特点。可是，在每个印欧語民族中，都或多或少的可以遇到这种在一个巨桶里釀造“長生水”的傳說，这个傳說还加上假未婚妻的故事或神仙和惡魔相斗的說法，可見这里面是包含着許多特殊的事情的。这些特殊的事情之間并没有什么联系，所以它們的結合决不是偶然的。

假如語言所表达的意思和那些用以表示这意思的声音之間有一种或松或紧的自然联系，就是說，假如語言符号可以撇开傳統，單用它的音值本身可以使人想到它所表达的概念，那末，語言学家所能采用的就只有这种一般的比較方法，任何語言的历史也就都不会有了。

但是事实上語言的符号是任意規定的：它只有靠傳統的力量才能有意义。如果在法語里，大家用 *un, une* 来表示“一”，用 *deux* 来表示“二”，……那并不是因为 *un, une* 和 *deux* 等詞本身和“一”、“二”等意思有什么关系，而只是因为說法語的人教給学法語的人的習慣是这样的。

只是因为語言符号具有这种完全任意的性質，所以才能有現在所要研究的这种历史比較方法。

比方法語、意語、西班牙語的数詞是这样的：

	法 語	意 語	西班牙語
一	<i>un, une</i>	<i>uno, una</i>	<i>uno, una</i>
二	<i>deux</i>	<i>due</i>	<i>dos</i>
三	<i>trois</i>	<i>tre</i>	<i>tres</i>
四	<i>quatre</i>	<i>quattro</i>	<i>cuatro</i>
五	<i>cinq</i>	<i>cinque</i>	<i>cinco</i>
六	<i>six</i>	<i>sei</i>	<i>seis</i>
七	<i>sept</i>	<i>sette</i>	<i>siete</i>
八	<i>huit</i>	<i>otto</i>	<i>ocho</i>
九	<i>neuf</i>	<i>nuove</i>	<i>nueve</i>
十	<i>dix</i>	<i>dieci</i>	<i>dies</i>

	法 語	意 語	西班牙語
二十	vingt	venti	veinte
三十	trente	trenta	treinta
四十	quarante	quaranta	cuarenta
一百	cent	cento	ciento

这里面的相符之点决不是出于偶然的；其所以不是偶然的，是因为从一种語言与另一种語言的那些差异中，可以找出一些确定的对应規律来。比方 huit, otto, ocho “八”等詞間的差异初看起来很大，但是这个差异并不是偶然的，因为这样的对应还有很多，如法語的 nuit “夜”，意語的 notte, 西班牙語的 noche；或法語的 cuit “煮”，意語的 cotto；以至法語的 lait “乳”，意語的 latte, 西班牙語的 leche；法語的 fait “事实”，意語的 fatto, 西語的 hecho 等等。这些显而易見的相符之点固然給我們指出了应当遵循的途徑，但是可以利用的却只是那些語音对应的規律。

显而易見的相似之点給我們指出了很好的途徑的地方，常常有些特殊的細節予以証实。比方 un 和 une 有陰陽性之分，而其他的数詞却都沒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因此，我們可以假定，法、意、西班牙三种語言的数詞出于同一个来历。在这种情形之下，經驗告訴我們，只有兩個可能的来历：一，这三組数詞同出一原；二，这三組中有兩組的形式是由另外一組借来的。在这个例子里，第二种假設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三种語言中，我們不能用任何一种語言的形式来解釋另一种語言的形式。法語的 huit 不能出于意語的 otto 或西班牙語的 ocho, 意語的 otto 不能出于法語的 huit 或西班牙語的 ocho, 西班牙語

的 ocho 也不能出于法語的 huit 或意語的 otto。由此可以証明法、意、西班牙这三种語言的数詞有一个共同的出發点,而这出發点不是法語,不是意語,也不是西班牙語。

在以上所举的例子中,相符之点又多又完备,对应的規律又極容易認識,連門外汉也可以馬上看得出来,用不着語言学家才看得到它的証明价值。假如我們考察一些在時間上和空間上相隔較远的語言,如梵語、古雅典希臘語、拉丁語和古典亞尔明尼亞語等,相符之点就沒有这样显著,对应的規律也就比較难于确定了:

	梵 語	古雅典希臘語
一	ékaḥ, ékā, ékam	hēs, mia, hen
	拉 丁 語	亞尔明尼亞語
	ūnus, ūna, ūnum	mi

[以上三个形式中,第一个是陽性的,第二个是陰性的,第三个是中性的,亞尔明尼亞語沒有这种語法上的性的分別。]

	梵 語	希臘語	拉丁語	亞尔明尼亞語
二	d(u)vā	dyo	duo	erku

["二"这个数詞是有性的分別的,这里只举出陽性的形式;"三"和"四"也是如此。]

	梵 語	希臘語	拉丁語	亞尔明尼亞語
三	tráyah	trēs	trēs	erek'
四	catvāraḥ	téttares	quattuor	çork'
五	pāñca	pénte	quinque	hing
六	ṣát	heks	sex	veç

	梵語	希臘語	拉丁語	亞爾明尼亞語
七	saptá	heptá	septem	ewt'n
八	āṣṭā ①	óktō	octō	ut'n
九	náva	ennéa	nouem	inn
十	dāṣa	déka	decem	tasn

除了“一”这个数詞暫且不論，可以說希臘語、拉丁語、以至梵語間的对应大部分是显而易見的，可是亞爾明尼亞語和其他語言間的对应就沒有这样明显了。

但是我們把亞爾明尼亞語的各种事实詳細考察一下，就可以看到这些相符之点的証明价值。

比方亞爾明尼亞語的 erku“二”和拉丁語的 duo 等是不相似的；不过一些其他的对应表明 erk-可以与其他語言的 *dw- 相当；例如希臘語有一个詞根 dwi- 表示“怕”的意思，亞爾明尼亞語也有一个 erki-(erkiw†“怕”)；希臘語有一个很古老的形容詞 dwārón, 表示“長久”，亞爾明尼亞語也有一个 erkar “長”(參看下文第26面)。从这个相符之点可以得出一条一般的对应規律：古代的 *dw- 在亞爾明尼亞語變成了 erk-)。

作为复合詞的第一个成分，希臘語有一个 dwi-，亞爾明尼亞語有一个 erki-。所以有这組特殊的相符之点是不容許我們存任何怀疑的(參看下文第91面)。

亞爾明尼亞語 erek' “三”和 çork' “四”等詞的形式和希臘語的 trēs, téttares 相差很远；但是它們至少有一部分可以用同类的对应来解釋。并且有一种特殊的細節，就是在梵語和希臘語中，

① 在輔音前的吠陀梵語形式，在元音前變成 āṣṭāv 。

“三”和“四”都有正規的格变形式，而自“五”以后的数詞却是不变的；在亞尔明尼亞語中，“三”和“四”也有正規的格变形式，特別是語尾 -k' 是亞尔明尼亞語多数体格^①的記号，而这个記号在其他各数詞里就找不着了。

由此看来，这些数詞形式的相符之点，在梵語、希臘語、拉丁語和亞尔明尼亞語中，初看起来虽沒有像在法語、意語、和西班牙語中那么明显，其实是同样可靠的。

这些相符之点不能用各語言間互相借用来解釋，可以假設它們有一个共同的来原。但是我們还要用一种系統化的方式来解釋，这就是比較历史語言学的目的。

*

*

*

我們剛才提出了工作方法的原則。这种方法看起来似乎很复杂，难以运用。但是除此之外，是沒有別的方法可以建立語言的历史的。

因为語言的历史决不是只靠一些依照年代排列起来的文籍就能建立起来的。語言学家利用古代的文籍，只不过是為了从那里面观察語言的情况。当然，一切古代語言的事实都只能依靠文籍来观察。比方我們要考察古雅典希臘語或歌特語，古典亞尔明尼亞語或古斯拉夫語，就是依靠一些書面的史料。这些史料，用批評的

① 关于古印欧語中名詞格的譯名，这里斟酌采用旧譯：nominatif 体格，accusatif 業格，instrumental 具格，datif 为格，ablatif 因格，genitif 屬格，locatif 依格，vocatif 呼格。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三云：“言八轉者：一詮諸法体，二詮所作業，三詮作具及能作者，四詮所為事，五詮所因事，六詮所屬事，七詮所依事，八詮呼召事。”本書沒有用到具格和呼格。至于 cas sujet 仍譯主格，cas régime 仍譯賓格。——編者注

眼光来解釋，是可以給我們許多材料的，并且常常可以使我們对于古代語言的某些情况得到一个正确的概念。但是这种研究只能使我們确定一种語言在某一时代某种条件下的情况。直接观察古代的語言已經不可能了，考察文籍只是直接观察的代用品。

即使是最好的文字(書面的語言)，也并不准确的記錄口語的連續变化。文字(書面的語言)常常是固定的，世代相傳，它的形式几乎是沒有变化的。就是在文字(書面的語言)沒有完全固定的时候，書写習慣大体上总受以前的形式的支配——这些形式又不是大家都熟悉的。

我們可以举一个拉丁語的典型的例子來說明。在伯勞圖斯(Plaute)和聖奧古斯丁(Saint Augustin)所用的書面語言之間，就有細節上的差別；但是在写法上却差不多沒有什麼不同；語法上的形式和主要的詞彙都还是一樣。語文學家^①曾經費了不少的力氣去尋找拉丁語在各个历史时期之間的差別。他們把一個語法學家所能採用的一切細密準確的方法都應用到這種研究上去。他們實際上也找到了一些細微的差別；但是在這些差別當中，相當大的部分都是屬於文學方面的：伯勞圖斯那些為大眾而寫的喜劇，是不能與西塞祿(Cicéron)的演講錄和凱撒(César)這位純語派的公報相比的。那些希臘派詩歌所用的語言和散文所用的並不相同。這個作家和那個作家之間也有一些差別。但是大家所寫的和學校里所教的實際上却只有一種拉丁語。

① 原文 *linguistique* 和 *philologie* 意思不同，譯文也把他分開，如下：

<i>linguistique</i> 語言學	<i>philologie</i> 語文學
<i>linguistique</i> 語言學的	<i>philologique</i> 語文學的
<i>linguiste</i> 語言家學	<i>philologue</i> 語文家學

此外，在各种文籍里所用的各种形式当中，也只有用比較的方法，才能够指出那些对以后的語言更有影响的形式。比方表达“耳朵”这个意思的，我們在拉丁語的文籍里可以找到一个 *auris*，还有一个派生詞 *auricula*。在拉丁語的古代文籍里並沒有說明，這兩個形式当中那个要占优势。*auris* 是通用的形式。可是各种羅馬族語言的形式如法語的 *oreille*，意語的 *orecchia*，西班牙語的 *oreja* 等，却都是从 *auricula* 变来的。我們只有比較法、意、西班牙等語言，才能知道作为羅馬族語言的基础的那一个形式。

另一方面，繼續存在下去的却并不是書面的語言。作家的作品里所保存的書面的拉丁語，和羅馬族語言所繼承的口头的拉丁語之間，是有差別的，这些差別随着个人和他們的文化程度而不同。然而，羅馬族語言所繼承的并不是書面的拉丁語。比方“口”在書面的拉丁語里是 *os*；但是繼續存在下来的却是那口語的 *bucca*，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历代的文籍虽然提供前后各时代語言的情况，我們在文籍中也找不出語言的連續性。从古拉丁語到羅馬族語言，主要的变化都出現在書面拉丁語和羅馬族語言的最初遺文之間。那些在紀元后三世紀至十世紀用拉丁語写作的人們，受了他們那种已与古拉丁語完全不同的語言的影响，的确無意中誤用了許多形式，这些形式在古拉丁語中是不正确的；我們如果不依靠对羅馬族語言的知識，就無法估計这些笔誤的价值，無法了解这些語言学上的証据。从羅馬帝国时代到加洛林基时代，那些不大通順以至無意中写出違背古典習慣的錯誤的人，他們所写的拉丁語文籍，特別在确定語言現象的年代方面，为羅馬族語言比較語法提供了一些正确的材料；但

是他們所提供的寶貴綫索却只在于指導比較工作；沒有比較工作，這些綫索就都落空了。假如羅馬族語言在沒有記錄下來之前就死去，古典拉丁語就會變得支離破碎，不能理解；我們對於已經完成的變化，就不能建立任何精密完備的理論。語言變化的全部要點就在我們眼界以外了。

波斯語的歷史給我們提供一個更可注意的例子。我們可以从帝王的碑文中認識到——當然是很不完備的——大流士 (Darius) 和薛西斯 (Xerxès) 時代的波斯語。紀元前五世紀到紀元後三世紀的波斯語沒有留下任何証據。然後才又找到了伯爾威語 (pehlvi)。

但是，第一，這伯爾威語不是從阿輸美尼 (achéménide) 朝帝王的碑文里所載的語言傳下來的（我們一直以為如此，到最近幾年才知道不是）。我自己曾經說過，德迭斯科 (Tedesco) 先生說得更精密、更完備，薩散 (sassanide) 朝的文籍里的伯爾威語——就是波斯書面語言的祖先——有許多與阿輸美尼朝波斯語不同的特點。所以我們不能說，語言學家在這一方面所掌握的是同一種語言的傳統；他看到的是屬於兩個不同時代的很接近的語言，而不是同一種語言。

其次，在阿輸美尼朝波斯語和薩散朝伯爾威語之間，發展的差異也跟古拉丁語和羅馬族語言之間一樣大。在這兩個時期之間，語言已經改變性質。也跟拉丁語的領域里一樣，語言變化的要點在歷史家眼界以外。語言學家在這裡處理的是兩種極不相同的語言情況；想要建立歷史，就非構擬出兩者之間的情況不可。伊蘭語族的各種現代語言的比較，可以幫助我們進行這種構擬工作；但是比較工作只能得出一些方向，不能得出肯定的証據。